

「債」的雜說

「債」，在漢字裏是個不討喜的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無債一身輕」。誰要靠借債度日，要麼是窮困潦倒、迫不得已，要麼是不務正業、好吃懶做。就是當債主，社會認可度也很低，在戲劇裏基本都是反面丑角。

直到近些年，「債」算是越來越普及。房貸、車貸、信用卡，還有一些互聯網平台的「白條」「花唄」，其實都是債。這倒並不是「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而是一種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的轉變。當然了，還有一些更「高級」的債，比如債券市場的「點心債」「熊貓債」「武士債」「揚基債」「猛犬債」等等，名字都很有趣，但不是升斗小民可以隨便當玩家的。

債的名目是很繁多的。古代有「冷債」，意為積欠久遠之債。一筆陳年舊賬，凍在時光裏。《艾子雜說》云：「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又有「京債」，官員到京選官，先重利借貸，以便四處打點運作，等就職上任之後再搜刮填還，是官場的陋規。

文人筆耕維生，則有「文字債」。遇到文稿之時，筆下無字，心中有愧。雖不至於被文字債逼上絕路，但有時急如星火，卻也足以令人寢食不安。

賈寶玉們有「情債」。「情債」也會日復日，利滾利，滾成心頭朱砂痣，或是窗前白月光，往往成為一生還不完的高利貸。這債不寫條條，不按手印，卻最是蝕骨穿心。

徐志摩有些詩句，甜得發膩。比如：「月，我含羞地說／請你登記我冷熱交感的情淚／在你專登淚債的哀情錄裏；月，我哽咽着說／請你查一查我年表的滴滴清淚／是放新賬還是清舊欠呢？」這一筆筆「淚債」，只有徐志摩這種才子，才懂得如何「債台高築」。



使命的召喚

二〇〇五年蘋果創始人喬布斯在史丹福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提到他上大學時輟學，心中忐忑，但回顧往事，發現那是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因為他此後找到了一輩子的「使命」（calling）。同樣，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放棄股票經紀人的安穩職業投身藝術，雙重諾貝爾獎得主居里夫人獻身科學，最終因實驗中輻射過多得了白血病去世，都是為使命付出代價的例子。

美國心理學家Jennifer Tosti-Kharas專門研究工作帶來的幸福感。她指出，儘管使命的概念早在十六世紀新教改革時期就有，世俗生活中將事業視為使命或「激情」（passion）的趨勢在美國出現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二十一世紀初喬布斯演講時期達到頂峰。她在二十多年的調研中發現，把自己的工作視為使命者願意為此付出更多心力，更堅忍不拔，也比僅將工作視為飯碗者更容易從事業中獲得幸福感。

但對事業過分投入也會帶來負面後果。首先，「使命感」強的人往往自視過高，聽不進不同意見，大概只有這樣才能無論面對何種挫折都能堅定不移地繼續奮鬥吧。其次，他們可能因為熱愛事業不計代價，被他人剝削、利用。再次，他們可能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為尋找使命而不腳踏實地工作。另外，有些人存在道德缺陷，為了事業鑽營、自私，漠視對他人的責任。像高更拋棄家人跑到了塔希提島。

生活所迫，不是所有人都有追求自己的激情或使命的幸運。而且，事業之外，生活還有其他方面，不是所有人都只能通過工作找到幸福，不必強求一致。



刷到一條網友貢獻的生活小貼士：不帶垃圾回家。這裏所謂「垃圾」，是指那些無需刻意留存的東西。比如，購物小票、吃飯賬單，除非你有收藏的愛好，不然，把這些消費痕跡帶回家並沒有什麼用處，只是多給了自己一次扔垃圾的機會而已。再如，在餐館沒吃完的飯菜，節約起見，當然應可打包帶回，但若這菜本因不合你口味而被剩下，帶回家無非是延遲丟棄，還有可能變質污染冰箱，也應果斷地將其捨棄。

其實，「垃圾」二字還可以引申

上回提到，艾佛列特·米萊的畫作《奧菲莉亞》體現了他對藝術的極致追求，同時，這也是前拉斐爾派最鮮明的特徵。米萊與羅塞蒂、霍爾曼·亨特等人共同創立的「前拉斐爾派兄弟會」，反對學院派對理想化之美的崇拜，主張回到拉斐爾以前的藝術純真，以自然為師。

他們筆下的自然，並非裝飾性的背景，而是活生生的世界。米萊筆下的每一朵花都來自他對植物學的考證，並附有符號意義。紫羅蘭象徵忠貞，罌粟象徵死亡，雛菊象徵純真，而那圍繞着奧菲莉亞的河流，是大自然

若非今年十二月香港成為WTT世界乒乓球年終總決賽的舉辦城市，筆者也不會認識「蹲票」這詞語。沒錯，筆者正在「蹲票」中，意思是網上購票失敗，坐等主辦機構或售票網還有沒有剩餘門票再放售。

由於在香港舉辦的是總決賽，可謂球星雲集，乒乓球愛好者及不同球員的粉絲們，勢將於世界各地來港觀戰。香港球迷就更雀躍，因為可以親睹國家隊名將孫穎莎、王楚欽、王曼昱等人的球技和英姿，實在令人期待。此外，香港乒乓球隊的一哥一姐

外出旅遊時，帶回一件文創紀念品已成許多人的習慣。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推出的「天宮藻井」冰箱貼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紅。這款冰箱貼不僅外觀精美，更巧妙地將鎮館之寶——萬善正覺殿天宮藻井（附圖），以微縮形式帶進千家萬戶。這件小小文創，成為引領人們走進先農壇、仰望真實建築奇觀的「引路人」。

這款冰箱貼的原型，正是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內的明星藏品。博物館位於明清兩代皇家祭祀農神的第一農壇，而天宮藻井則懸於太歲殿殿頂，

一下，除了物質的垃圾之外，那些精神的、情緒的「垃圾」，更不應帶回家。如果你在外忙了一天，渾身疲憊，心理憤懣，或者憋了一肚子氣，想找人發洩，請別忙着回家。如果乘車回家，不妨在離家稍遠一些的地方下車，走上一段路；如果開車，那就在車庫裏靜靜坐一小會兒，聽聽歌，刷刷手機。這都不失為把壞情緒清除在家門之外的好辦法。

與「不帶垃圾回家」同樣重要的是及時清理家裏的衛生死角。對於閒置的七零八碎，必須堅決斷捨離，把

然的懷抱，也是命運的吞噬。

但，《奧菲莉亞》的動人之處，不只在於技法與象徵，更在於那一份詩意：一個愛到瘋狂的女人，在崩潰之際仍保有美。這樣的畫面，使觀者既為美所傾倒，又為悲所觸動。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菲莉亞，是被動的受害者，而米萊筆下的奧菲莉亞，卻似乎有了自我意識，她不再掙扎，而是在死亡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

也因此，《奧菲莉亞》成為歷史上被反覆詮釋的女性形象之一。從象徵主義到現代主義，再到當代流行文化，她的身影不斷被重寫。每一個年

黃鎮廷與杜凱琨長年海外征戰，香港球迷也想讓他們感受一下主辦城市球員得到現場觀眾齊心打氣的震撼，讓他們知道有許多市民也重視香港運動員及球壇的發展。

我想看總決賽，但早有購票失敗的心理準備，就像買著名歌星的演唱會門票一樣，往往一票難求。加上乒乓球賽程每個晉級階段只有一場，可一不可再，所以順利在開售日搶到票，機會微乎其微。再者，官網公開發售之前還有大會球迷登記優先購買日，卻可能有太多人登



為整座建築增添神秘光環。

藻井是中國傳統木構建築中常見的穹頂裝飾，通常位於殿堂正上方，象徵天宇的神聖。萬善正覺殿的天宮藻井，堪稱其中巔峰之作。它並非僅僅平面彩繪，而是用珍貴金絲楠木雕

不帶垃圾回家

它們從家這片珍貴的空間請出去。梭羅說：「一個人越是有許多事情能夠放得下，他就越是富有。」只有減少過度擁有帶來的焦慮煩躁，才能關注當下真正的需要。心理層面的「衛生死角」亦需勤打掃。生活不是一路坦途，跋涉其中者，難免留下傷痛和疤痕，但別讓它變成「衛生死角」，否則，負面情緒會像雜草一樣滋長蔓延，攪亂心神。

人間雖大，最暖是家。這個珍貴的空間，不應被無用的東西搞得凌亂擁擠，更不能任由負面情緒填塞滿

代，都在奧菲莉亞的沉默中聽見不同的回聲。

對維多利亞時期的觀眾，奧菲莉亞象徵了「癡癲中的純潔」；對二十世紀的女性主義者，她是被男性敘事消費的象徵；而對今天的觀眾，她或許是一種自我表述的隱喻。那個曾經被歷史定義為「瘋狂」的女人，重新奪回了自己的故事。

這就是經典的力量，它不會完結。當奧菲莉亞在一八五二年的畫布上緩緩沉沒，她也在二〇二五年的熒幕上重生。藝術的歷史，就是一場不斷的「詮釋、詮釋、再詮釋」。

「蹲票」

入網站，令不少已登記者如筆者一樣，收不到優先碼，無法獲得優先訂購的優待，唯有等公開售票日，再碰運氣。

一切就像開首所述，我的運氣是預期的低。這也難怪，因為我的目標是總決賽當晚的最貴門票，是難度最大的選擇。許多球迷不介意付高昂票價，只要能近距離看比賽就行，所以購票肯定不容易。人隨着年齡增加，對熱愛的事情也不像年少時那麼執著，隨遇而安、順境而行，能不能入場觀賽只是娛樂，當

天宮藻井

琢、拼接成的立體建築模型。八角形的結構在方正殿宇中描繪出穹廬意象，工藝構造複雜。藻井的核心是一座微型天宮樓閣，樓閣層層疊疊，回廊環繞，樓內還雕有神仙人物，衣袂飄飄，姿態各異。

令人驚嘆的是，藻井頂部嵌有一幅古代星象圖，據考證依據唐代星官體系繪製，標示超過一千四百顆星辰，分布精準，如夜空般閃耀。古人在此仰望，不僅見到信仰中的仙境，也感受到對浩瀚宇宙的科學認知與詩意想像。這種融合建築藝術、宗教信仰與天文學的設計，在古建築中極為

治癒新寵巴西樹豪豬

巴西樹豪豬（Brazilian porcupine），是一位來自南美熱帶雨林的「萌系森林居民」。和人們印象中渾身帶刺、動輒炸毛的豪豬不同，巴西樹豪豬有着一張圓滾滾的臉、一個軟乎乎的大鼻子，以及一雙靈活的小手，舉手投足間充滿了可愛的療癒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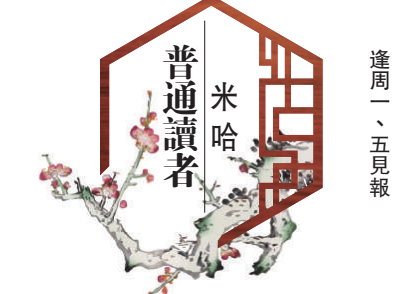
這種樹豪豬最大的特徵，就是那個「像橡餅一樣」的鼻子。濕潤又柔軟，微微上翹，彷彿隨時在聞花香或找尋果實。當牠慢慢伸出鼻尖嗅着空氣時，神情專注而天真，讓人看了忍不住露出笑容。短視頻中，網友最愛看的片段莫過於牠吃飯的樣子——巴西樹豪豬用那雙小爪子一點一點地捧着果子，小心翼翼地啃咬，嘴角還會沾上果汁。每一個動作都像在表演一場溫柔的「森林午餐秀」。

巴西樹豪豬原生於巴西、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地的熱帶雨

漫。家人，是世界上最包容的群體，也是最可對之敞開心扉的人。他們是吐糟訴苦的好對象，卻不應成為壞情緒的填埋站。如果為家庭建設寫一本教材，把最好的情緒留給最親的人，理應成為第一原理。



我想，如果米萊能看見今日的這場「奧菲莉亞熱」，他或許會微笑，並再一次說道他的名言：「繪畫，對我而言，只是感情的另一個詞。」而這份感情，穿越了時間與形式，又一次成為熱潮。



然也是如此。網上有一些票務網站聲稱有大量門票，但囤貨炒賣，筆者也不欲助長。最後是否有緣親睹我支持的「莎頭」比賽，屆時再告知讀者；縱然在「蹲」，也可能會有奇跡發生。



罕見，使天宮藻井成為中國古代世界觀的立體縮影。

透過一枚小小的冰箱貼，我們或許能初窺其結構巧思，但唯有親臨現場，站在太歲殿下仰望，才能更加真切體會天宮藻井帶來的震撼。



林。牠那條長長的、可纏繞樹枝的尾巴，就像一根天然的「安全繩」，幫助牠在高樹間自由移動。白天多半蜷縮在枝葉間休息，到了夜晚才慢悠悠地出來覓食——主要以水果、嫩葉和樹皮為食，是名副其實的「夜行果食客」。

雖然身上也長着尖刺，但和地棲豪豬相比，牠的刺較軟且稀疏，看起來更像柔軟的絨毛。這也讓牠的外表多了一分憨態可掬。當牠受到驚嚇時，仍會豎起背刺防禦，但平日裏大多是一副安靜溫馴的模樣，甚至會主動伸出爪子去摸摸飼養員的手——可愛得像個小孩。

